

六六二平一月廿五日香港(工商日報)版次。

◎榮棧(回憶丁師采居士)——悼念丁師士逝世十週年，第一



悼念熙如法師

他，一六三三平上中中華書局，八六頁。

◎榮棧(隨筆文學與勸業)，一〇二至一一六頁。

六月下旬的一天下午，劉張裘娣女士約我去華埠觀音寺敏智法師那裏，從敏老口中，得悉香港內明月刊主編熙如法師(沈九成居士)圓寂的消息，使我警悼不已，默然良久，哀念人生無常。我問敏老，消息是從何處得來的？他告訴我，是妙法寺修智法師打來的長途電話。既然是來自香港妙法寺的電話，事情是假不了的。丁師采(即沈九成居士)自平(即平)師，一六二六平上中。

記得一二個月前，熙如法師寫信告訴我，我在內明月刊二〇三至二〇五期發表的「關於順治皇帝出家問題」一文，共有一千四百二十五元稿費，問我作何處理：是滙寄給我，還是暫存那裏？我回信給他說：今年秋間想回上海探親，來去經過香港停留，稿費暫存那裏，來日面取，用備留港時之零用。我想到回上海經過香港的居住問題，因此，我在信中附帶地跟他談起，香港的出家師友我認識不多，經常保持信札往來的，一個也沒有，停留香港期間，我想去妙法寺掛單，請他先向妙法寺負責人修智法師融通一下。不久，熙如法師的回信來了，告以「稿費遵命代為保存。駐錫妙法寺，極端歡迎，請於起程之前，先函示知，以便至機場

明，多謝！」

(完)

一六八六平六月三日香港(工商日報)版次。

迎也。」同時，他並說到「相見有期，暢叙離懷，將秉燭夜談也。」六月初旬，我又寄了一篇「記多倫多之行」的文稿給他，正盼望他的回信，誰知他已經圓寂了呢！

幻生

回憶我與熙如法師的通訊和訂交，是始於內明月刊而來。

「內明」的創刊，起初是會機法師編輯的。我與會機法師，曾在台灣新竹福嚴學舍同住數年，承蒙他的盛意，邀我為內明寫稿，因此，我成了內明一位長期作者。記得，會機有一次在信裏告訴我：妙法寺有一位沈九成居士，學問好，文章也寫得好，沈居士曾經跟他談起，想要跟我出家，請會機代為徵求我的同意。會機和我同住過幾年，他是了解我的，會機將我的大致情形告訴了他，說我大概不會答應的。我在回會機的信中，也明白地說到：「在現階段的中國佛教出家人中，我是一個最沒有福德和智慧的人，宿業深厚，身體多病，自己也沒有地方，過着可憐兮兮的掛單生活，平日山居閑藏，維持生活零用，還是靠着幾位出家好友的資助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我怎麼有資格去收出家徒弟？我出家之後，壓根兒沒有想過收徒弟的事。我是童年出家的，由小沙彌生活過起，我受過許多不人道的待遇，我不願將自己受過的痛

苦加諸於我們下一代的身上。至於只要我剃度，不要我負責居住等問題，更是不願意做的。印光大師曾經說過，中國佛教之衰，濫收徒衆是其中之一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走前人的老路？我一向主張，師徒的名義建立，爲師者應該盡其師責，切切實實負起督促的教育責任，成就下一代的法身慧命，使其成爲佛教的有用人材，共同肩負弘法利生的重任。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，又何必建立師徒的名義？佛門裏有福德有智慧的高僧大德很多，條件比我好的比比皆是，何不去依止他們出家呢？」我給會機的這封信，不知道沈居士有沒有看到。

會機離開香港，內明由惟誠編輯，惟誠編了二三期，便由沈九成居士接過來了。沈居士接下內明之後，曾經做到二大改革：一是建立了稿費制度；一是對內容做了大幅的調整，完全以刊登佛學文章爲主，形成它的固定風格和特色。十多年來，內容一直沒有改變，仍然維持相當水準，在今天佛教的刊物中，內明是一份偏重於佛學理論的刊物。維持這樣的一份刊物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三十多年前，我是一個從事佛刊編輯的工作者，我深深知道，今天中國佛教界從事撰寫佛法理論性的作者不多，稿源是一大問題，在稿源缺乏之下，要去尋找較好的稿件，長期地維持一份刊物的水準，是何等的不容易！編者動腦筋尋找稿源，是免不了的苦事。何況，沈居士一編就是十多年，每月按時出版，從未脫期，僅僅憑着這份敬業的耐心和毅力，也就值得令人起敬了。他爲「內明」服務，真是做到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地步，我們稱他是一個爲佛教文化工作而獻軀的烈士，大致也不爲過。

自從沈居士接編內明之後，我們開始通信起來，他寫信向我約稿，希望我給他大力支持，這是編者與作者之間必然的交往與溝通。那時我爲內明寫稿最勤，有時差不多每期都有我的文章，承蒙他的謬愛，大多將我的文章刊在前面。由於通信多了，他知

道我身體多病，山居靜養，一再地囑咐我好好保養，關愛之情，令人感動。我們的訂交也就由此開始。十多年來，他寫給我的信，可能總有百封之多，我也成了內明月刊長期的負債者（文債）！

一九七六年，我在台中霧峯佛教學院教書，利用暑假，第一次去香港旅遊。那時辦理台灣出境手續，需要香港方面的聘書，我是一個山居養病者，平日沒有活動，不但香港方面認識的人很少，即在台灣認識的人也不多，我將這事告訴沈居士，他非常熱心，請妙法寺洗塵法師寄來一份聘書給我。洗塵法師是香港佛教僧伽會的會長，以聘請我參加剃度大會的名義而發聘書，這是名正言順的正當理由。其實，那份聘書就是沈居士的筆迹，只是經洗塵法師簽名蓋章，再到台灣駐香港的某一機構蓋了印鑒證明，我就憑着這一邀請書辦理出境手續。我從台灣搭乘華航班機到達香港啓德機場，到機場接我的是淨海法師和沈居士，淨海法師是我的同學舊識，沈居士是第一次相見，瘦高的個子，長長的臉，非常熱情。離開啓德機場，沈居士帶我們到一家冷飲餐廳吃東西，他告訴我，洗塵法師本想來接我，可是，臨時有客人去了，不能來，請他做爲全權代表，希望我原諒。我和沈居士雖是初次見面，因爲通信很久，彼此並無生疏的拘束感，彷彿故友重逢，無話不說。後來，他送我和淨海法師到衛城道妙法精舍居住，他回妙法寺去了。想起那次香港之行，我要感謝謝道蓮居士，那張港台之間的來回機票，是謝居士送給我的。那時謝居士住在衛城道美麗閣，距離妙法精舍很近，我們曾到美麗閣十九樓她的家中參觀過，看到印順導師寫的幾幅字掛在那裏。

我在妙法精舍住了一個多月，沈居士去看過我幾次，一次是送稿費給我，一次和我談了很久，叙說他的信佛因緣。中日八年抗戰勝利後，他在上海見到大醒法師，經由大醒法師的引介，拜見

了太虛大師，由此進入佛門。他對大醒法師和太虛大師非常懷念，一九七七年秋，他在內明月刊出了一期紀念大醒法師的特輯，一九八七年太虛大師示寂四十週年，內明月刊又出了一期紀念太虛大師的專號。這些，都具體地說明了他對太虛大師和大醒法師懷念的真情。

一九八〇年初，我由美國去東南亞旅行，從新加坡、菲律賓到了香港，住在永惺法師的西方寺。這是我第二次來到香港。我與沈居士通過電話，他非常高興。一天，他打電話給我，請我和超塵法師到九龍一家素食館吃飯，我從西方寺乘車到了荃灣樓霞分院，與超塵法師會合，不久，沈居士的車子來了，我們一起去到那家素食餐廳。那天他還請了文采印刷廠的鍾太一起吃飯。吃飯的時候，他明白地告訴我們，今天是洗塵法師請您們吃飯的。因為妙法寺佛殿落成，舉行盛大的佛像開光典禮，爲了擴大隆重籌備這次盛會，特別邀請了美國、台灣、星馬等地的佛門大德長老，共同主持盛典。泰國的僧皇也被請來了。洗塵法師實在忙得無法分身，所以，特別派我做代表請您們吃飯，並請見諒。我本來早經訂好了去台灣的機位，在沈居士一再地要求之下，要我延後幾天再走，參加妙法寺的開光大典。人情難以拒却，我去華航改期了。離開美國之前，寫好一篇「介紹心海集」的文稿（此文收錄在拙著「敦煌佛經卷子巡禮」一書中），想當面交給沈居士。我由僧袋裏取出交給他的時候，出乎意料的，他轉手交給了文采印刷廠的鍾太，要她帶回去付排。我向他提出抗議（也是我的建議）：我說：文稿編者應該仔細地看一遍再付排，其中有疏忽欠妥的地方，應該代爲改正。他說：其他的一般來稿，我是要細看的，您的稿子，我是最放心的，不會有問題。一個編者對一個作者的信任到了這樣的情程，我還好再說甚麼呢！

大約二三年前，他在信裏告訴我，自從接手內明的編務，已

經十多年了，很想能夠交卸，可是，沒有接棒的人，頗以爲苦。我回信勸他，還是繼續發心，文化人應該死在文化人的崗位上。以後留心物色年輕的新人，先作助手，予以培訓，逐漸轉移重任，使之成爲接棒的人才，他頗以爲然。

十多年來，內明在內容文字上，始終保持着「西線無戰事」的和平局面，沒有發生過甚麼風暴，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。由此可以看出一個主持言論的編者，是如何的穩重冷靜和客觀。香港是個複雜的社會環境，有關政治的問題，和佛教內部的問題，編者稍一不慎，感情激動一下，白紙印出了黑字的文章，那是洗抹不了的證據，不但做爲編者的受到困擾，同時，也會爲其他負責人帶來無妄之災。所以，編刊容易，而編者能夠謹守言論立場，時時小心注意，保持冷靜的客觀公正態度，也許那就不太容易了。沈居士十多年來，沒有爲內明帶來風暴，平靜度過，殊爲難得！

去年秋間，我在內明出版頁上，突然看到印着「主編：釋熙如（沈九成）」字樣，我才知道他出家了。十二月我寄文稿給他，信中附帶地向他祝賀，問他爲何事先未予通告？希望他現僧相後，成爲香港僧伽中的一位文化老兵，繼續爲佛教文化事業努力！他回信中說：出家是多年前的宿願，只是因緣未順，未能成爲事實，今以老邁，決心現僧相，完成初志。個人私事，未敢通告友好，亦未作文字之刊佈。此後請以前輩資格，多予教誨也。

我與熙如法師，十多年來，由內明結下了一段因緣，承蒙他底關愛，永難忘懷。如今，知道他圓寂了，內心總有悵然若失，哀念不已，敘述過去跟他交往的一些瑣事，用作悼念。祝禱他乘願再來，再爲佛教文化事業奉獻他的才智，「永在娑婆度有情」！

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寫於紐約法王寺